

# 古宝菩提记

## (一)

从我住的城市爱得来地(Adelaide)出发，坐灰狗巴士(Greyhound Bus)去古宝菩提(Cooper Pedy)是在夜晚驶行，由傍晚六点开车至次日晨早六点约为十二个小时的车程。

我在出门之前把行李再次检查一番，并加多一个U型的垫颈枕头，这是不能少的。撕两片日本膏药往肩膀上贴，然后才穿上冷衣，还要加顶豆子帽(Beanie)，把手套也戴上，在行装上要作充分的在准备，因为坐夜车可不是开玩笑。

灰狗上只有四名乘客，可以任意坐在哪儿都行。我在前两排靠窗的位子坐了下来，选择这样是因为喜欢有多些依傍又可以望向窗外的景色。

漆黑的夜空挂上闪烁的星斗，喜欢看星吗？我是很喜欢在晚间观望星象的。坐在这儿侧一侧面向左望一望便可以见到窗外的星星了。知道吗？星光是可以照进心坎里的。觉得吗？星和人似乎是有某一种联系存在著。

怎么说呢？就用“缘”的说法来作比喻好了，芸芸众多之中，会有某一颗或某一组合的星会跟你特别有眼缘。一旦看上眼你就会不离不弃地关注著它或它们了。你有试过遇到这种情况吗？

天上的星星在沉移默动，我坐的巴士也在无言走动，双方都在动的时候是不怎么觉得这种行动，而我又坐在车上没事干有点无聊，于是找伴儿找到星空上面去。

就在看星的时候注意到有三颗斜斜排行的星星，不是很大也不是很亮。让我发现它们是由于这三颗星一组有个动静，时隐时现好像在捉狭的要跟我霎眼。似是幻象但却又煞有其事，霎一霎眼，三颗星不见了；再霎一霎眼，这个组合又显现出来。我坐在车里对著窗外的夜空那三颗星霎眼霎了好一会儿。

我自己笑自己，怎么会这样发神经，一个人坐在灰狗上跟星星玩捉迷藏！！

## (二)

晨早天未亮就抵达古宝菩提，背囊客旅舍(Backpacker Hostel)派车来车站接客到旅社，三分钟车程就到了，住的地方是在地底下(Underground)，古宝菩提的住宿都是在地道里头。

我会在这里住一晚，是跟一位并不认识的韩国男子同室。此处是一个间隔，没有房门，里面有两张双层的碌架床。那名背囊汉睡在靠左的上铺，我选右边的下铺。这位室友要上爱丽思泉(Alice Springs)，所以半途停下来睡一宿，次日晨早再乘巴士往北上。而我则在古宝菩提停留两日一夜。

我付九十澳元参加了一个名叫“Down and Dirty”的团，中文怎样叫我翻译不来，那是由一名退休矿工(Miner)带领我们去澳宝(Opals)矿场，让我们亲自拿铲子槌子去掘取宝石。

第一个地点是来到一个布满很多石头的石堆，每人拿著一个小铁铲和一支小木棍，是用来挑挑拨拨看看可有见到亮眼的澳宝石。领队在事前提示我们别作妄想寻求大块的澳宝石而忽略那些小碎石，要知道小石头也有可能就是宝石来的。

领队弯身拾取一块小石头，他把舌头伸出来，用口水舔一舔手上拿著的小石，再用另一只手去抹几抹小石头的表层，然后朝著太阳照射的方向去转动手上那颗小石头，有少许发亮的色彩显现出来。他递给我看，这是澳宝石，不过露在外面暴晒太久，已褪色，不是值钱的那种。

我对寻宝的兴趣并不大，反而感兴趣的是置身在宝藏之地所出现的那份感觉。有句话说：入得宝山可不要空手而出。

我问自己：来到宝矿了，要不要也拾一块宝石呢？

说出来会觉得可笑，但我的确是想要考验自己，我要看看自己有没有贪念，入到宝藏看到宝石我会不会也像其他人那样也想拥有？

同团有一对恋人，男的很投入的爬上高坡，弯著腰的在石堆中找呀找。我远远的望到他也像导游那样用舌头来舔石头，高高向著太阳来转动手上那块小石头。他这些动作让我看出他是一个认真而又情深的人。

他的女伴跟我说，他们是开了十一个小时车程，昨晚很夜才抵达古宝菩提这个澳宝镇，今天一大清早醒来就到这儿找宝石。我问她是不是要来订情的呢？她低头抿嘴甜甜地笑笑。

我跟这位浸在爱河的女孩说，只要肯定了他对妳是一片情真，其实宝石不宝石都是次要。当然，如果有位男士为了妳而进入宝矿找块宝石来让妳镶起来佩戴在手上，那就真的是无比的光彩。

矿场是在一个见不到房屋树木的地方，有著很多细碎的石堆，面积很大都没有人守卫，谁都可以进出，要不是识途老马的指引就会走宝都唔知。

据闻走在古宝菩提这个镇上的人都是带著一份神秘感，包括当地住的居民及外地来的游人。人们有话并不直说，是与否也不作正面的表示，有或无都不给一个肯定的回应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那是因为跟“宝”有关。你想打探宝石哪里来吗？休想！

若是家里的男人掘到澳宝，他会偷偷地把宝石收藏起来而不让太太知道，唯恐女人口疏，守不住秘密，尤其是喜色很容易露出外形，旁人看出来就会打听追踪，传开去就招人妒忌惹来麻烦。

### （三）

我还进入澳宝隧道（Tunnel），那才是大开眼界，里面可以看到宝藏的布局，在墙上的同一水平线上可以看到一行排著很多小洞口，导游说：这些就是宝洞，澳宝石是从这里凿出来的。

进入地洞时导游派发每人一个锤仔一个电筒，我也就一手拿著电筒去照，另一手握著锤子对准小洞口很卖力的凿呀凿。告诉你知，我是见到宝石藏在洞壁内，但费很多力都凿不到一丁点出来。看来这活儿不是我这种女子人家姐手姐脚所能干得来的。想要澳宝吗？到宝石店找好了。

澳宝隧道的澳宝洞的确藏有澳宝，但可不是普通人能轻易把它带走。

导游用手扬一扬排列的宝洞问我们：看到吗？宝石是可以在同一地层延伸数公尺，甚至数十尺数百尺或至数公里。

所以呀！绝对不能告诉别人你在哪里找到澳宝，隧道的所在更是千万不能让人知道。要不然，明眼人稍有线索就会动脑筋跟著在附近动土，到时你的宝库便会给人瓜分了。

#### （四）

在古宝菩提的镇上只有一条可称作是大街，有些店铺，卖吃的是三数家，其余都是卖澳宝石。这些宝石店做的生意是门面销售，有零沽，有批发，有收购，以及宝石加工切割镶嵌等。

我走进其中一家，见到里面很暗，这儿做生意是见到有人进来才把灯开亮。我并不是想要买宝石，只不过是觉得来到澳宝镇应该去见识见识什么叫做澳宝石，看一看有哪些品种，听一听是什么价钱，学一学如何去鉴赏，而已而已。

大部分人都是进入店里看两眼便转身离开，店主也习以为常，一副不急著把宝石卖出去的样子。原来呀！澳宝石的价格有升没跌，今天卖不出去，明天可能卖得更高的价钱呢！不过做生意是来者不拒，要对宝石感兴趣卖宝石的店主才会跟你搭讪。

宝石店里放著的澳宝包括有未经切割和经已切割，价钱有平有贵，普通的数十元至较佳的数百元，若是美好的色彩又有发亮的光泽就要数千元甚至数万元。

在一家卖批发的澳宝店里看到玻璃柜放著很多种形状的蓝色澳宝，价钱是由十元至卅元以卡拉（Carat）计算。灯光照著宝石发出闪闪光辉，一堆澳宝摆放在天鹅绒的布块上，形成一幅很好看的宝石砌图。我第一次被这么漂亮的东西所吸引，站在柜旁捨不得离开，心里赞叹著：真美真美！这些澳宝真美！

街角有一家不显眼的小店，我又推门进去看。先前已说过，不是来买宝石，纯粹是消磨时间随意看看。

从首饰柜的左方看到右方，都是大同小异的款式，价格方面都不是我肯掏钱拿出来买的那种。店老板站在靠墙的另一边，那里摆著的是另一种系列。店老板说：这些是我自己设计亲手镶嵌的，妳可有兴趣看看？

我注意到玻璃柜里有一个款式很特别，用粗型的银项链吊著一块筒状的水晶澳宝，有半截小指那么大，这一类型我从未见过。店老板问我可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我摇头不知。他又问我可有听过化石（Fossils）这个名称？我连连点头。今早才参观澳宝博物馆看到一个片段，见到有一种样本，藏在地底深层的鱿鱼筒受到澳宝化，成为另一类的澳宝化石。

在这里说一说，我是看东西先看价钱的那种人。翻过后面，标签写著三百八十澳元（A\$380），价钱不是很贵，又是特种的货品。告诉你呀！有一种人，对特别的東西会特别的喜爱，而我就这么一下子就起了动念。但是想一想，自己不是戴首饰的人，买这件首饰来干什么呢？可它是罕有的澳宝呀！今次出来玩还未买过什麼，就算是送份纪念品给自己好不好？

讨价还价，最后讲成\$250。轮到付钱，我又在犹豫，真的要买吗？会不会上当呢？店老板见我这个样子也好笑起来，这怎么会上当呢？不相信的话妳可以去其它店铺比较一下吧，五六百元也买不到这种货色的。妳呀！可别转手就让给别人，要拿去卖非得七百余元以上才讲交易，听懂吗？记住呀！

我站在澳宝店内十五十六不知如何作决定，用二百五十澳元买这件东西回家怎么说呢？但这枚水晶澳宝化石真是很吸引人。谁说过的一句话：有魅力就是有魔力。我乖乖地掏出五张五十元的钞票递给店老板，他再次的说：给妳保证啦！妳是执到宝啦！

走出宝石店，觉得自己当时的那份迟疑有点好笑。以为没有虚荣心，谁知道对著漂亮的宝石我竟然生起贪恋。而我的人性弱点就这么一下子便在宝石现前的那个时刻显露无遗。

### （五）

这次来古宝菩提是第二次了，上一次是在多年前参加学院组织九天游的其中一站，短短停留半日一夜就赶著到别的地方去，因此所见不多，若干年后的今日再旧地重游。

今次是专程而来，时间长些，体会也多些。傍晚，一个人走上高坡目送日落；次早，再一个人爬上高岗迎接日出。身在高处，觉得自己像是置身在另一个星球，俯瞰著古宝菩提的景色，它跟外面的世界很不一样。拿出相机，按了几下，把这些镜头都记录下来。

五月份的古宝菩提，日间不热，夜间不冷，天气清爽，是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。很多人都选这个时候来，旅舍的住客也热闹起来，面碰面的打过好几个招呼，印象最深的是三名来自台湾的年轻人。

这三名小伙子骑著三部从台湾带来的脚踏车，装上无线电通讯器，插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小旗子，走过澳洲中部的大片荒漠才到这儿来。

我在背囊旅舍见到他们正在埋首对著地图研究下一步要怎样走，小伙子一副精神奕奕的样子让我感到自己上了年纪是多么的不中用。只不过是坐了一晚夜车我就累呀累的好像老太婆那个样子，望著这三位跨越重洋的单车小子我顿时兴起了慨叹。

### （六）

这天参加另一个团去彩画沙漠（Painted Desert），北上约两个多小时车程，沿路都是走在没有铺面的石仔路上。入口处竖著一块板牌，哪一段路可走哪一段路不可走都会在进口处指示。这里的路是视乎情况而开放或不开放，若然高温，要进去的状况就不好，封路的时候便去不到彩画沙漠了。幸运的今天，路况良好，我们的驱车可以无碍的驶进去。

面前的荒野大漠（Outback）可以让我们看到周围三百六十度都是在同一个水平面上，四周没有东西阻挡视野，可以说是空空如也。教人生起欢喜之心，进入虚空的感觉是很奇妙的，它让我发现到原来空是这样的包容著我们。万物虚空，虚空万物呀！望向前方，可以见到弧形的边际。原来在这里我们还见证到地球是圆的呀！

我们一团七人在农莊用午膳，吃的是清淡的冻肉，新鲜的凉菜以及早上清早出炉的面包。所有吃的东西都摆放在餐桌上，各人自己动手弄自己要吃的三文治。简简单单的一餐吃得很开胃，由于我个人的胃口吃惯清淡，觉得这种吃法反而比大鱼大肉好。

午餐的气氛很融洽，我们一边吃三文治，一边听朱丽（Julie）讲述她在农莊的生活。二十来岁就当起农莊的管家，朱丽的工作是管理农场的杂务，整理园艺，照顾宠物，淋花餵狗清洁内外的一些琐碎工作。农场的主人要去度假，朱丽就负责看守农莊。主人渡假回来，朱丽又转到别家去。不同地方有不同的人 and 事，由朱丽口中说出来是特别的风趣，我们个个都听得很有趣。

随著谈呀谈的我们由身边的事物谈到自己本身的故事。座上有对老夫妇来自美国，那位女的是纽约时报的退休记者，她对团友所讲的每一个话题都能插上几句个人的意见。这名退休女记者的名字是陆丝（Rosie），她最近正在写回忆录。

陆丝说，为了给下一代有个交代，她要把生平故事写出来。陆丝又说，年轻时的自己忙于搏杀，很少有时间陪子女讲故事。现在退休，时间多起来，想要讲些故事，但成年的子女又像当年的自己那样很忙，没有人有空理会她。一家熟悉的出版社建议陆丝把她的故事写下来出一本书，现在的她对写故事写上瘾。

陆丝话说一半未完，另一位女团友问她可有兴趣替人写故事？这位团友有一段不同凡响的故事，经历三次天灾都能脱身逃离，多次的死里还生她认为是一个奇迹。而她最想讲的是少女时期结交到一位日本笔友，她们互相通讯长达四十五年，才于去年相约在东京首次见面。四十五年将近半个世纪，能够一直保持书信往来是属于很难得。现在，四十五年前是少女的一对笔友都变成孀妇，两人都死了丈夫，两人都回到单身，于是相约结伴来到古宝菩提这个寻宝之地要齐齐去寻宝。

担任过记者的陆丝认为这种故事最好是亲自写，两人各自写关于自己的那部分，再汇合把两人共有的四十五年友情写成另一章，并採用合宜的段落来作结论。

陆丝又说，这是很好的题材，初写时会不知如何下手，但我建议妳俩：坐下来，打开电脑，在盘键上打个题目。跟电脑说：我想写这么一个故事。然后，慢慢慢慢地，灵感会涌现，引妳进入写作的思潮了。

管家朱丽从另一个房间走出来，她问：谁要咖啡谁要茶？我们向朱丽报上自己想要的餐后热饮，也就自动自觉的帮忙清理桌面上的盘碟刀叉，话题告一段落。

（七）

回途中，我坐在车上一直想著陆丝说的那段话：“坐下来，打开电脑，在键盘上打个题目，跟电脑说：我想写个故事.....”

我在心里跟自己讲：记住呀，要跟电脑说.....